

问：您在文革中的经历大致是怎样的？

答：文革前是华师一高三学生，小学，初中是市三好学生，高中是校三好学生，成绩不错，高考志愿都填了。文革前学校对每人都有评语，包括政审，我都是可以报考“绝密”专业的（绝密，保密，一般，不予录取）。还有十三天就要高考了，当时还以为文革一、两个月就会结束，考试只是推迟，后来发现不是这样。作为年轻人，抱着一腔热情参加文革。文革初期，毛接见红卫兵（只有工人，贫下中农，革命干部子弟才有资格当红卫兵。）时，班上五十个人中只有十几个人是红卫兵，学校成立革委会时，省长张体学（李先念部下）来参加。刚开始是“血统论”：老子英雄儿好汉，老子反动儿混蛋。所以班上好多的学生在政治上受压抑：有些活动不要你参加，班干部不让当，随时要交待问题、检讨、认罪、文革发展到一定时候，被压的学生“压迫越深，反抗越强”，成立了造反派组织的“钢二司”。许多学生怀着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心情，扒车去北京见毛主席。1966年8月30日，毛接见过一次。11月18日又接见了一次。我去了两次。在去的火车上就有华工的红卫兵上来问出身，问到我时，我是工程师、知识分子出身，红卫兵没说话。可旁边的富农子弟就被半路在漯河赶下车去。那时人很老实、单纯、不说谎。到后期由“反四旧”变成“关心国家大事，把革命进行到底”。1966年底，红卫兵开始分化。1967年7月20日武汉发生“七·二〇”事件，之后，造反派“钢二司的头头们”当权，天天贴大字报，搞文革。学生不读书了，工人不上班了。我们失去了学习的机会。工人不生产，国家的经济倒退（写大字报纸张，墨汁用缸装，都是随便用）。1967年下半年到1968年初，造反派分化。二司、三司、革联“拉山头”，都想当头。学生觉得青春要耽误了，很着急。

68年11月28日所有学生下农村，我是武汉市第一批，想占个好地方。当时国家还没有正式下文，张省长开动员大会是说把自己的儿女也下放，所以所有的中学生都下放了。。下农村时觉得没有前途了，所以很消极。但本来还是很发奋努力的个性不愿平平碌

碌。所以一方面与农民打成一片，努力干农活，另一方面把城市的文化传到农村，做宣传，当赤脚医生。下去之前学了一个月的针灸，在那儿很受欢迎。在农村也是区里的优秀知识青年，因为劳动很努力，赚工分。生活很清苦，但人受到的锻炼也很多。毕竟是城里人，没干过农活，很不习惯，但把这种艰苦的劳动当作一种寄托。忙后拉拉琴，当时自己有一首诗“清风长夜醉安眠，……”，唱俄罗斯的“三套车”，弹悲伤的曲子“流浪者拉兹”。每晚累得连蚂蟥叮在腿上都不知道。

下放时所在的是监利县。1970年第一批被抽回来，招工又是要政审，写保证“一颗红心，两种准备”。要求大家“留者安心，去者满意”。可后来政审不合格，因为父亲是知识分子，招工单位不要。公社说我是县里的优秀知识青年，若我不收，其他的都不应带走。这样我被招到交通运输行业，当水手。我写作还可以，当时我参加一些宣传活动：“工业学大庆”，“农业学大寨”，搞培训。但还是想读书。搞阶级斗争时不让人们学数理化，一个同事因在船上带康熙字典，被开了几次批判会和学习班。文革影响了我们这一代十年的教育。

1977年恢复高考，我文化考试都通过了，水运本来要录取的，但后来没成，原因是当时只有10%的指标给大龄的。我因当时文革参加过钢二司造反派。后来78年我又考了一次，单位研究了半天，也让我去了。当时非常高兴，终于有了一个受高等教育的机会。过去学的东西慢慢在自己的脑子里恢复，脑子从僵化的模式由开始了一种思维、创新的精神，“智慧的分子又出来了”。爱人极力支持。大学时也还是“三好学生”，高等数学从未低于90分过，线性代数统考也是少数满分中的一个。毕业后转了干，当了干部。本人不想搞党务、行政。经要求被分到技术部门当专业工程师，后来是高工。在行政上从水手到处长

岁月蹉跎，道路坎坷。由于文革的苦难经历自己也很能吃苦，在工作中吃苦耐劳的承受能力胜过下一代。文革艰难的条件既耽误了我们这一代人，也锻炼了我们。，在单位的续职报告里我曾说“艰难困苦，玉汝于成；人生一场，不虚此行。”

问：对您的文革经历您儿子感兴趣吗？

答：从未讲过。他们没有这个经历和体会。他们也不爱听。“你说你们吃苦，那都是过去的事情，我们在改革时期不会再去吃这些苦了”是我在他们话里听到的意思。他们的压力不在于吃、穿，而是竞争的压力。不象我们当时的是铁饭碗，只要政治上与中央保持一致。现在年轻人在工作上必须做出成绩，“末位淘汰制”。过去我们是“劳力”，现在他们是“劳心”，要出成果。

问：有关文革的事您感觉您儿子了解多少？

答：从照片、书本上，有时与父母的交谈中，在电视中……应该知道一些，但绝对不会很深，没有这样深谈过，是因为没有这个条件。他们认为应该向前看，不是向后看，所以不感兴趣。

问：文革经历对自己在教育子女方面的影响？

答：我希望他能汲取文革给我们的教训，不要搞过多的政治运动，而是在技术上有所发展希望自己吃苦耐劳的精神传给他。自己以身作则，与爱人坚持业余晚上终身学习，告诉他要“活到老，学到老”。从未跟他说过要怎么做、不要怎么做，但希望能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他。

问：父子俩人性格相似之处？

答：观念传统。也要求进步、入党。也不放松学习，爱学习。在社会上为人比较本分，没有商业、经济兴趣。喜欢史书，中国历史。

问：如果再发生政治运动，自己的孩子会不会参加？

答：难说。因为他不是很听我的。国家的宣传、发动能力很强。当年自己的上一代也都不积极，但自己还是很热情。而下一代他们的观念更开放，知识面更广，所以可能会介入，但不会像自己当年那么废寝忘食。